

“八怪”怪在何处？为何形成于扬州？ 运河兴盛造就“扬州八怪”

天下名士，半在维扬

扬州位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，是南北交通的枢纽，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成为漕运和盐运的枢纽。同时，文化艺术在此得以兴盛和自由发展，因此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，于是有了“天下名士，半在维扬”之说。

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文人诗歌会，除了王羲之兰亭集会，就属清代扬州的红桥修禊了。“昼了公事，夜接词人”，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在扬州任推官期间开瘦西湖畔文人集会之风。后来，两淮盐运使卢见曾（卢雅雨）主持红桥修禊，最为鼎盛时期各地依韵相和者竟有七千人，最后编辑出的诗集达三百余卷。卢雅雨主持的红桥修禊诗人集会，“八怪”中的郑板桥、金农、罗聘等都曾参与。为此，郑板桥曾写下“日日红桥斗酒卮，家家桃李艳芳姿。诗人千古风骚在，写出幽怀几砚间”的诗句。

除了文坛集会，盐商的附庸风雅也成为扬州的一个潮流。“扬州经济以盐业最为兴盛，盐商们极尽奢侈之余，也深感自家一身铜臭、见识低微，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，于是结交名士和附庸风雅成了当时扬州的一个潮流。”高荣说。所谓“堂前无字画，不是旧人家”，大厅里不挂名人字画，就说明是暴发户。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，亦求书画悬之室中，以示风雅。

对字画的大量需求，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。“清代扬州作为一个高消费的商业城市，整个社会风尚追求新奇化、个性化、世俗化，而‘扬州八怪’为人行事清高狂放、不合时俗，艺术创作领导标新、自立门户，在书画艺术上突破传统美学的规范，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个性化，恰好契合了扬州市场的需求和市民的审美需求。”高荣说。

性情“八怪”

说“八怪”，其实不只八人。说“扬州”，其实不全是扬州人。高荣研究发现，“扬州八怪”十五人当中，属扬州府籍的本土画家只有高翔、郑燮、李鱣和罗聘、李方膺5人，其余各家均来自全国各地，福建的黄慎和华岳，安徽的汪士慎和李勉、浙江的金农、山东的高凤翰、江西的闵贞、南京的杨法。在八怪中，罗聘与金农是师生，金农与郑板桥是好友。“他们大都出身贫寒，生活上又历经坎坷，有的终生没有做官，一生布衣，只有郑燮、李鱣、李方膺、高凤翰经过科举从政，一度出任小官，却又先后被罢黜或辞官，最后都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。”

《扬州博物馆藏扬州八怪



游人在扬州瘦西湖二十四桥游览。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怪在何处？

在高荣看来，“扬州八怪”的“怪”大约有两个方面。一是为人不合时俗，二是为艺不追随时俗。

“扬州八怪”的为人，有蔑视权贵的一面，他们的画有时候偏不肯卖给庸俗的商人，有时也不肯为大官下笔，情愿得罪人。另外，还有着“玩世不恭”的一面。沿袭古代的传统观念，文人画家往往自命清高，以卖艺为耻，而“扬州八怪”诸家都是以卖画为生。以郑板桥为例，公然以鬻书画为生，绝不讳言价钱。郑板桥的书法作品《润格》对酬劳有明码标价：“大幅六两，中幅四两，小幅二两，条幅对联一两，扇子斗方五钱。凡送礼物、食物，总不如白银为妙，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。”这真是“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”，凭自己的劳动赚钱，用不着遮遮掩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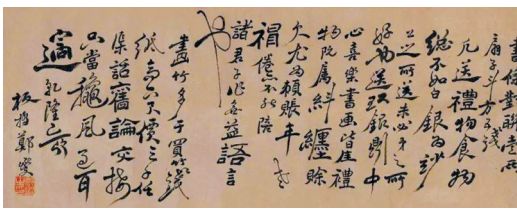
“扬州八怪”从大自然中发掘灵感，从生活中寻找题材，下笔自成一派，不愿与人相同，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是使人耳目一新的。正如郑燮自己所言：下笔别自成一派，书画不愿常人夸。颓唐偃仰各有态，常人笑我板桥怪。

“‘八怪’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，而是要另辟蹊径、自立门户，就是要不同于古人，不追随时俗，风格独创。”高荣说，不论如何，“八怪”的画风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，影响了后来像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齐白石等艺术大师。也许，正是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，或著于诗文，或寄情书画，或诉诸行事，对丑恶的事物和人，加以抨击，对美好的事物，加以抒写，才让运河流过的土地，散发出人性和自信的光辉，才让后人因为“怪”而记住了一串中国绘画史上分量不轻的名字……



▲ 扬州博物馆副馆长、《扬州博物馆藏扬州八怪书画集》主编高荣接受记者采访。

▲ 扬州八怪之一闵贞的画作《八子观灯图》。



▲ 郑板桥出售自己作品的价目表《润格》。

书画集》收录了一幅极其生活化的画作——《八子观灯图》。作者为“八怪”里的闵贞。画中，八个孩子围在一起争观花灯，形象浑朴自然，天真烂漫，脸胖而圆，身短而粗，面部神态各不相同，眼神凝于一处，不仅传神，而且极富生活情趣。

“画不足而题足之，画无声而诗声之”，看八怪的作品，结合诗书画印来欣赏，能品读出不同的意味。李鱣的《芭蕉独鹅图》构图简洁，一只白鹅，数枝芭蕉，再读题句“为爱鹅群去学书，风神岂与右军殊。近来

不买人间纸，种得芭蕉几万株”。诗中引用王羲之爱鹅和怀素以芭蕉叶代纸的典故，表现了作者对两位大书法家的敬慕之心，同时以二人作比，足见李鱣自恃颇高。

据说曾经有位富商，托人请郑板桥作画，待郑板桥同意后竟送去整整一匹白绢，嘱其将绢画完，然后重金酬谢。待到取画之日，只见绢首画一小人，手牵一线游丝，飘飘悠悠贯穿整匹白绢，直到线至绢尾，才系了一个极小极小的风筝。富商哭笑不得，只得自认倒霉。



探访中国大运河系列人文报道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记者 张峥 张杰 边雪
江苏扬州报道

走进扬州瘦西湖深处，过二十四桥向北，有一处遍植梅树的清幽所在——这里是为了纪念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金农而建的静香书屋。门洞上古朴厚重的“静香书屋”四个字为金农独创字体。作为“扬州八怪”之首，金农博学多才，诗、文、书、画无所不精，尤其擅长画梅花。

“‘扬州八怪’是清康熙乾隆年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批书画家总称，被称作一个画派是因为他们的趣味相近、画风相似，‘八怪’名称的出现也是在他们身后，是源于他们书画的创新精神，或者说是当时被视为一种异端。综合各种记载，现在通常认为‘扬州八怪’一共有十五人。”扬州博物馆副馆长、《扬州博物馆藏扬州八怪书画集》主编高荣告诉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。

“八怪”怪在何处？他们大多经历坎坷，心中有不平之气；他们大多自成一派，不走寻常路；他们大多卖画为生，画瓜果蔬菜、画鬼怪人物、画市井百态，是运河兴盛后造就的一批“接地气”的画家。



扬州八怪之一李鱣的画作《芭蕉独鹅图》。